

「進念」已營造出了一種氣勢，它所反映的是香港的一個文化現象。面臨九七的劇變，香港的青年觀衆已轉向另一型態的創作藝術，「進念」的演出得到了觀眾的回應。就社會關注的公安條例以至八八直選的問題，「進念」直接通過舞台來表明立場，

評格、文格、人格

讀劉心武的「一葉之見」

□白杰明

《人民文學》總編輯、昔日傷痕文學的先驅劉心武，在去年初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是文藝界首當其衝的頭號人物之一。照官方的解釋，由於《人民文學》發表了馬建的一篇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有碍少數民族安定團結，於是掛帥當總編輯不久的劉心武被迫停職檢查，以觀後效。劉心武一時間成了中外關注的鬥爭犧牲品。到去年底情況趨向暫時緩和，劉獲准「放風」訪美，還恢復了《人民文學》總編輯的位置。

這半年以來，劉心武在作協的機關刊物《文藝報》上開了一個專欄，名為「一葉之見」，發表他的文藝隨感，引起了不少讀者注意。在今年四月二日（第十三期），劉心武發表的是一篇以《獨立評格》為題目的隨筆。此文的宗旨是寄望中國文壇出現一批「不與任何文學小圈子結盟」的「有着獨立不倚的評論人格的大批評家」。

為了印證這個觀點，劉心武引美國的《紐約時報》書評版為例。去年底他獲准訪美期間，會見

批判時弊。為此，有人認為「進念」已不自覺淪為香港反對派的宣傳工具，亦有人認為「進念」開始擺脫純形式，走入「社會」。但這種由藝術發生的作用，肯定不是「進念」搞藝術創作者的預料。非主流文化藝術一向是被認為帶有攻擊和進取

到了該報書評版的一位編輯。劉寫了一通揄揚的話以後，便調轉鋒芒，指《紐約時報》評論中國的內容的書往往偏頗、失當和膚淺。為了證實該報在中國問題上妄自尊大，他舉了去年暢銷歐美的鄭念《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有碍少數民族安定團結，於是掛帥當總編輯不久的劉心武被迫停職檢查，以觀後效。劉心武一時間成了中外關注的鬥爭犧牲品。到去年底情況趨向暫時緩和，劉獲准「放風」訪美，還恢復了《人民文學》總編輯的位置。

這位盼望着中國大陸早日湧現「有着獨立不倚的評論人格的大批評家」的作家，承認他對鄭念的輕蔑評定全然是依靠他「在美國所遇到的讀過本書的中國血統的作家和記者、編輯們」的言辭。

據說，劉心武本人正要完成一本寫文革的大部頭小說。他說。也許按照文人相輕的慣例，他因此更有理由對一本轟動一時而由一位僑居外國的女人寫的書嗤之以鼻，並引述他的美國華人朋友說，鄭念的書在美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只不過作者經人幫助所寫出的英文，很適合當代美國人的閱讀習慣」罷了。

性。主流談的是保存傳統以保持「安定」；非主流則是試圖開拓和創造一種未來的文化認同。從目前香港的情況來看，一向被認為讓保守勢力佔據的文化圈子中，非主流已開始漸佔優勢了，這正好反映了香港社會基層正在經歷着前所未有的變動。

我不想在此多費篇幅評介鄭念這本象所週知的著作。也許鄭念的文字有人協助潤色。不過，她在《上海生死劫》裏面所表現出來的耿直、自信和胆識，相信決非他人手筆的成就。在已經堪稱浩瀚的文革文學，尤其是回憶文學裏面，鄭念的書與其他大量的大陸作品比較，實在生動而深刻得多。

當然，海外的讀者要體諒劉心武的處境，他是一個不得不奉四項基本原則的黨內作家。積年累月的心靈規律，決定了他的價值判斷體系和審美趣味，更重要的是規範了他對海外離心作家的基本態度。照他的想法，儘管鄭念在文革中有她的慘痛的經歷，但卻仍寫得「浮面」和「淺簡」。缺乏一種對歷史和對中國的「正確認識」。奇怪的是，大陸大批的作家，如紅衛兵創始人張承志和鄭義，在文革時常能發表作品的劉心武和蔣子龍，在江青時代得寵的汪曾祺，甚至受長期迫害的王蒙、張賢亮等人，他們本來有充份的時間和更好的條件可以寫出比鄭念深刻得多的作品，但他們反而在既得利益的制約下，不時發表寫得「很浮面、內涵很淺簡」的作品。而鄭念（或大陸的楊絳、陳白塵等人）卻寫出了在集權統治下人的堅強和自尊的動人篇章。

鄭念的書被某些海外華人和大陸作家貶低，最大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她有獨立不倚的人格，不認同新舊權貴，而只認同她自己，認同人類。而這也是她的書在美國大行其道的關鍵因素。